



[people]





杨圆圆，摄于北京，2016年5月

杨圆圆 在视线交错之处

撰文：佟佳嘉 人像摄影：李冰（作品图片由杨圆圆提供）

“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不是各种经验、资讯、读过的书、所想象过的事物等等的复合体，又是什么呢？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百科全书、一个图书馆、一份器物清单、一系列的风格；一切都可以不断地混合起来，并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记录下来。”
——卡尔维诺

一

数年以后，如果我还能记得那个和杨圆圆一起爬上北京某胡同院子屋顶的午后，最先被浮现的，一定是她在某个刹那颤晃了一下的肢体，以及紧接着又沿梯子攀上，在傍晚阳光下，留下一个“镶了金边”的人物轮廓。

在听杨圆圆讲述她去年的四个月巴西之行前，我翻看了她的《在克拉科夫的十日》。后来在某个视频网站上瞥见了这本书的“翻书视频”——镜头前一页一页翻开此书，观看视频的人，即可了解这本书的概貌。文字不多，大量图片，视觉体验超越对文字的想象。

这件作品最初的想法在短暂的旅途中诞生，“在去克拉科夫之前，我并没有想到要做这个作品。”作为距离奥斯维辛集中营最近的城市，波兰首都克拉科夫成为了一个旅游目的地。人们参观战争留下的遗骸，以及一个拥有165年历史的盐井。“最初我只知道我想去这个城市，一个原因是因为押井守的动画电影《空中杀手》，同时也因为我对这个城市历史背景的兴趣。”杨圆圆和所有游客的身份并无不同，都是观看者，都会拍照片，写日记，购买纪念品。而她归来之后，将沿途搜集的素材重组、编辑，结合自己的调查和体验，生出了另一个全新的“克拉科夫世界”。“《在克拉科夫的十日》全书结构，正符合对一处地点、一事物甚至有时是一个人的认知过程：先从电影，也就是他人的描绘中形成对此地的想象；实际到达此地后，自己眼睛看到的、自己拍摄的照片和头脑中的想象糅合在一起；先关注他人作品中呈现过的事物，比如飞机，再到城市中更宏大的景致，最后视线逐渐集中在某些个体上，甚至是某个人，比如Teresa Chelmczynska 的整个生活；最终，在离开后，在此地的体验更新了头脑中其他与此地有关的元素，形成了新的想象。最后的最后，‘是不是克拉科夫这座城市也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，最重要的是你可能和这个地点发生的关联。’”

2015年3月16日，杨圆圆又出发了，这次是巴西的阿雷格里港。

“去巴西的初衷是去探望我当时的男友。”她在巴西居住了四个月的时间，虽然最终还是选择定居在北京，但她再次带回了一组作品。“我没有办法不创作，即便在出发时并没有带着明确的创作意图。”

阿雷格里港是巴西南部南里奥格兰德州的首府，代码Porto Alegre,RS。“多德国和意大利移民及其后裔。始建于1740年，1822年设市。1920年以后，工业发展迅速。70年代末，石油工业兴起，为巴西最大工业城市之一。市内多现代建筑和名胜古迹。”阿雷格里港是著名的巴西烤肉的故乡，同时也是球星罗纳尔迪尼奥的故乡。

从北京的春天出发，降落在南半球的秋冬里。杨圆圆觉得气候湿冷，虽然温度不低。“出发之前，我并没有计划，但心里知道肯定会做点什么。”原本计划短期旅行，一直延期到四个月，“几乎是很自然地开始了资料收集，有几个方向点。”她几乎所有的作品，都是在某个时段里，在某个地点收集到的素材——这些素材最开始大都是分散为几个方向，她找出它们的关联点，“然后范围越缩小，然后慢慢生长成一个作品”。

二

“但搜集的时间，往往比后期编辑的时间短很多很多。”在不少媒体对杨圆圆的报道里，她都被比喻成一只仓鼠——已经记不清是谁第一个使用了这个比喻，但就这么流传下去。她一次次在旅行的目的地里成为搬运素材的仓鼠，去图书馆搜集史料，去旧货市场淘东西，购买老照片……而作品的形式都是以摄影为主体。

“第一台相机是爸爸送的礼物。”出生于1989年的杨圆圆，在上初中临近毕业前，收获了一台相机。此前她的爱好是画画和音乐，“开始拍照之后我意识到，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我更好地去观看与认识世界——至今我也依然是这么想的。当然，对摄影的使用与理解必定发生了很大改变。”杨圆圆大学的专业是在英国的艺术院校读摄影本科。在那里她发现纯艺术专业的学生状态很像是被“散养”。出国留学那年杨圆圆18岁，而此时她就要面对“散养”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，“这就要求人有非常强的自主性。”



杨圆圆·《克拉科夫的郊外》，选自《在克拉科夫的十日》，2014 / 《在克拉科夫的十日》封面，假杂志出版，2014年12月

一切都非常碎片化。文学、电影、历史地理或是考古学、对摄影史的兴趣、跳蚤市场拾得的旧物、与他人对话的片段、对旅游和走路的喜爱。

“也因此我的作品总是非常碎片化的，在形容作品的时候我似乎总是用‘网格’‘组织’‘集群’之类的词语。”除了要建立起碎片与碎片之间的关联，杨圆圆还需要建立起摄影与虚构的关联。2013年杨圆圆毕业回国，定居北京，创作的同时在艺术杂志工作。

在巴西的项目里，她写了一系列小说。“新作会有一个视觉小说的框架。”这组作品今年7月9日将在草场地的C-Space画廊展出，在杨圆圆的计划里，既有在展厅中呈现的作品，同时，观看者进场以后会被发放一个小册子，上面印着杨圆圆写的小说。“短篇小说，文体从对话到书信，再到像是正常的短篇小说的结构，有很短的，也有长一些的，每篇小说都跟展厅中的一个或一组作品相互呼应。”新作品名为《在视线交错之处》，其中有六个主要角色，他们中有五人的身份是摄影师，一人的身份是小说家。

这些摄影师的构建都基于真实存在的人。“我搜集了大量的资料，其中有两个摄影师是1880年生活在阿雷格里港，开照相馆的。还有一个是生活在1960年代，是活跃在这个城市的街头摄影师；还有一个上海人，六十年代移民到阿雷格里港，一开始做商业摄影……小说里有很多现实与杜撰交叠的东西。”这个城市始建于1740年，1822年左右设市——而摄影的发明是在1830年左右，这是杨圆圆选择用摄影做这组作品的理由，“这个城市几乎是从一开始建立，就有照片来记录的，这个时间点也很有意思，摄影这个媒介本身的发展也成为作品的线索之一。”摄影和城市的关系，摄影与人的记忆之间交织复杂的关系，都构成了这件作品的线索。

在六个主角中也有杨圆圆自己的身影。

三

去巴西是为了去找当时的巴西男友，到达之后，白天男友要上班，杨圆圆除了在家中电脑前工作之外就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。“做作品是肯定的，但我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思路。”从最初的茫然无绪，到后来一点点找到线索交织的关联，以及有可能去嫁接和改编的部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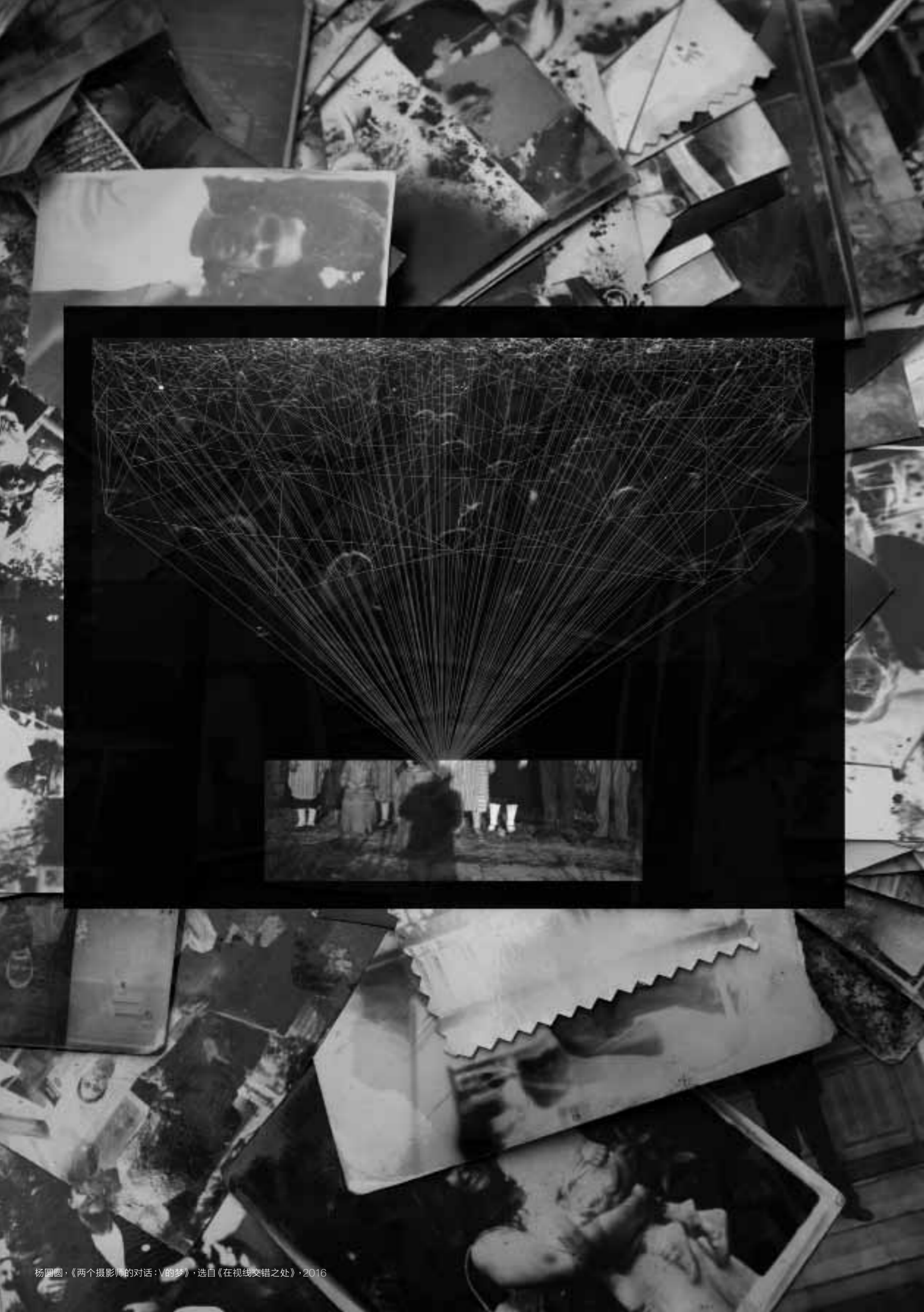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的工作似乎都是以特别偶然的方式展开。我有自己长期以来的兴趣点和研究方向，比如我一直对老照片很感兴趣。”仓鼠式的收集信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，而对素材的判断标准，有着相对必然的固定兴趣，“在来到一个城市之前，我通常会提前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与文化背景。在城市中，不一定会搜集五花八门的物件，但是会搜集与历史叙事相关的素材。”她说自己每到了一个地方，不管是观看电影还是走街串巷搜索信息，这都已然形成了习惯，与其说是工作方式，不如说是生活方式更贴切一些。

在听到城市的历史与摄影史的奇妙时间关联，杨圆圆的兴趣点也从老照片扩展到了城市历史上。“一开始去了一些跳蚤市场，买了一些老照片，发现了一个摄影师的作品——作品上有标注他的工作室名称，顺着这个摄影师和工作室，我又找到了另外两个摄影师。”之后杨圆圆又去了这座城市的资料馆，将这条线索完善下来。

“作品的叙事中也有一些支线情节的设置，比如某个发生于1863年的‘人肉香肠案件’。”这座城市里流传着恐怖的传说：19世纪的时候有个杀人狂魔，杀人之后把人肉做成香肠。“这是听巴西的朋友说的，我当时心里很震惊，好奇，这是真的假的？”杨圆圆又开始查资料，发现这是一个真假难证的案件，“巴西有很多故事书里有记载这个案件——但故事书本身都是杜撰的居多。”之后她又在两三本书里找到相对可靠的关于此事的记载，“书里说这个事件当时并没有登报——因为官方怕引起市民的恐慌。”传言香肠店很知名，大家都说香肠的味道很奇怪，但是很好吃。“这个案件的真假难辨激起了我的兴趣。它成为了叙事的一条支线线索。”



杨圆圆·《两个摄影师的对话：等候的路人b》，选自《在视线交错之处》，2016



杨圆圆，《两个摄影师的对话: V的梦》，选自《在视线交错之处》，2016



杨圆圆，《摄影师T的相册》，选自《在视线交错之处》，2016

“南美洲本来就是移民世界，有很多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，南部有很多德国移民、波兰移民以及犹太人。阿雷格里港的地理位置由于挨着阿根廷和乌拉圭，它的文化就更加特别——特别不像巴西其他地方。”各种移民文化的交融与杂糅，也形成了杨圆圆的一个兴趣点。“在这件作品中，所有角色的身份都与移民或旅行者有关。”

四

杨圆圆在尽力立体地把2016年7月的展览现场描述给我，虽然对于一个观者而言这有剧透之嫌。策展过程也是她自己完成，“首先我需要空间结构有非常清晰的认知，然后再根据空间来进行作品的放置。在此次展览中，观众在进入展厅之后既可以遵循一条线性的观看顺序来看作品，也可以选择不按顺序跳跃式地观看作品。作品中不同的篇章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，细心的观众在看展过程中或许可以发觉一些明显或隐秘的线索。”布展过程，也成为了创作的一部分。

“这组作品今年7月9日将在草场地的C-空间(C-Space)展出。在巴西搜集素材的阶段，我知道这会是一件与摄影有关的作品，虽然当时还没想到是以五个摄影师为核心线索。”在巴西的最后一个月里，杨圆圆终于确定了作品的叙事框架。“这件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像是一个“加强版”的《克拉科夫的十日》：它们同样在我旅行的过程中诞生；同样与城市、摄影、记忆、人物这四个元素间的关联有关，然而先前在《十日》中轻描淡写地谈到的一些问题，在新作品中会被更透彻且更完整地讨论与呈现。

对于巴西这组作品，杨圆圆试图在展示中做一个新实验。“正好要展览的画廊里，有一个小屋子——平时是画廊的工作区，如果有需要的话艺术家可以选择在展览中使用这个空间。我计划把这个房间作为展览中的“附录室。”所谓“附录室”，在杨圆圆的构思中，就像是小说最后的附录部分，通常的情况下，作者会在附录中提到与小说相关的引用书目或对固有名次做出解释。在展览中设置这间屋子是她自己的决定。

“大家在展厅里看到的，是看似虚构的作品，但是在看完展览走进这个小屋之后，观众会看到大量真实的史料，并意识到先前看到的一切并不完全是虚构，而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调研基础之上。”这个屋子的陈列或许会像一个“好奇之柜”(Cabinet of Curiosities)。“作品将以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被呈现，与尚未展开的叙事有关的元素，也会被选择性地呈现在附录室中。”她要给作品设定一个开放式的结尾。

杨圆圆
生于1989年，目前工作居住于北京，她于2013年获得伦敦传媒学院(隶属伦敦艺术大学)的摄影本科学位。她的艺术实践包括多样的媒介，以摄影为主，同时也跨越文字、录像、表演等形式，作品最终的呈现通常是艺术家书或者摄影装置的形式。她的作品样书《几近抵达，几近具体，重庆》被选为马丁·帕尔谷仓摄影样书二等奖，作品《在克拉科夫的十日》阿尔勒摄影节获得最佳作者书提名，并被卡塞尔摄影节选为2015年最佳摄影书之一。